

I R O N

鐵山之家

約翰·哈特 JOHN HART 著 尤傳莉 譯

H O S E

他殺過那麼多人，但愛過的卻那麼少……

I R O N

鐵山之家

約翰·哈特 JOHN HART ——著 尤傳莉——譯

H O U S E



Storytella 36

鐵山之家 Iron Hous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鐵山之家 / 約翰·哈特(John Hart)著 ; 尤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2014.04

面 : 公分. — (Storytella ; 36)

譯自 : Iron House

ISBN 978-986-5706-10-4 (平裝)

874.57

10300619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 敬請寄回更換, 謝謝。

ISBN 978-986-5706-10-4

Printed in Taiwan

Copyright © 2011 by John Ha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作者 約翰·哈特
譯者 尤傳莉
總編輯 莊宜勤
主編 孟繁珍、鍾靈

出版者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458號3樓
電話 02-7718-0898
傳真 02-7718-2388
E-mail frank.spring@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bookspring.com.tw>
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bookspring>
郵政帳號 19705538
戶名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蕭顯忠律師事務所
出版日期 二〇一四年四月初版
定價 399元

總經銷 楨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6號5樓
電話 02-8919-3186
傳真 02-8914-5524
香港總代理 一代匯集
地址 九龍旺角塘尾道64號 龍駒企業大廈10 B&D室
電話 852-2783-8102
傳真 852-2396-0050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I R O N

鐵山之家

約翰·哈特 JOHN HART ——著 尤傳莉——譯

H O U S E

獻給

Pete Wolverton

與

Matthew Shear

一棵棵樹在風暴中瘋狂拍動，樹幹又硬又黑，且粗糙如岩石，樹枝被積雪壓得下彎。戶外一片夜暗。在眾多樹幹之間，一個奔跑的男孩跌倒了，然後爬起來再跑。他身體的熱度融化了雪，沁溼他的衣服，然後又結凍變硬。他的世界化為一片黑白，除了紅色。

紅色，出現在他的雙手表面和指甲底下。

紅色，凍結在刀刃上——那是一把小孩不該擁有的刀。

烏雲散開片刻，然後又是全然的黑暗，男孩撞到一棵樹，跌倒了，堅硬如鐵的樹幹撞得他鼻子流血。他爬起來，跑過堆得老高的積雪，都堆到他膝蓋、腰部的高度了。樹枝鉤住頭髮，扯破皮膚。遠遠的後方射來燈光，追逐的聲音冒出來，有如從森林的喉嚨中所湧出的氣息。

刺骨的風中傳來聲聲長號……

山的另一邊有幾隻狗追上來……

1

麥可醒來，手伸向床頭桌，想拿他沒放在那兒的槍。他手指滑過空蕩的木質桌面，然後坐起身，立刻全醒了，皮膚因為汗水和記憶中的冰雪而依然感覺滑溜。公寓裡面一片靜寂，除了窗外傳來的市聲，別無其他聲音。他身旁的女人在糾結的溫暖被單裡窸窣翻動，一手撫過他結實的肩頭。「你還好吧，甜心？」

窗子開著，微弱的光線篩進窗簾，他身子仍不肯正對她，免得被她看到自己雙眼裡殘留的那個男孩，那受傷的痕跡藏得太深了，因而她一直還沒發現。「做了惡夢而已，寶貝。」他手指撫過她臀部的曲線。「繼續睡吧。」

「你確定？」她的聲音悶在枕頭裡。

「當然。」

「我愛你，」她說，然後又睡了。

麥可看著她逐漸沉睡，然後一腳放到地板上。他摸摸手掌，還有當年凍傷在三根指尖留下的舊疤，然後他搓了搓兩手，斜放在微光下。他的手掌很大，長長的手指在尖端變細。

鋼琴師的手指，艾蓮娜常這麼說。

厚厚的，還有疤。他聽了會搖搖頭。

藝術家的雙手……

她喜歡說這類事情，那是樂觀又愛做夢的人會說的話。麥可彎了彎手指，腦袋裡浮現出她講

話的聲音，那種輕快的口音，一時之間他覺得羞愧。他這雙手做過很多事情，偏偏就是沒有創作。他站起來，轉動一下肩膀，感覺到周圍的紐約市逐漸具體起來：艾蓮娜的公寓，室外炙熱的地面剛淋過雨的氣味。他穿上牛仔褲，朝打開的窗子外看了一眼。夜幕之手仍牢牢罩住這個城市，沒有一絲曙色的跡象。他往下望著黑暗中艾蓮娜蒼白而柔和的臉，在睡夢裡皺著眉頭。她靜躺在兩人的床上，他伸出兩根手指放在她肩膀，感覺到暖意。室外，整個城市依然黑暗且靜止，那是破曉前的短暫安寧。他撥開她臉上的髮絲，看到她太陽穴的生命搏動，平穩而強健。他想碰觸那搏動，好確認其中的力量和持久度。有個老人快死了，等到他死了，他們就會來對付麥可；他們也會來對付她，好讓麥可傷心。艾蓮娜完全不知道這些，不知道他有能力做出些什麼，也不知道他帶上門來的危險；但麥可會誓死保護她的安全，寧可下地獄。

進入地獄。

焚身歸來。

這是實話，這是真相。

他在微光中審視她的臉，光滑的肌膚，微張的豐滿嘴唇，一頭黑髮成波浪捲到肩膀，然後像浪花般破碎四散。她在睡夢中挪動，麥可感覺到片刻熟悉的荒涼絕望感，很確定一切總是會先惡化之後，才會好轉。從他小時候開始，暴力就像氣味般纏繞他，揮之不去。如今，那氣味也找上艾蓮娜了。片刻間，他又想到自己該離開她，帶著自己的問題消失。當然，他以前試過，不是一次，而是一百次。然而，隨著每次失敗的嘗試，自己只會變得更確定。

沒有她，他活不下去。

他可以有辦法解決的。

麥可的手指穿過她的髮絲，再度想不透一切怎麼會走到這個地步。事情怎麼會這麼快就發展

得這麼糟糕？

他走到窗前，將窗簾撥開一條小縫，望著下頭的巷子。那輛汽車還在那兒，黑色的，停在遠處的陰影底下。高高的街燈映照在擋風玻璃上，所以他看不見玻璃裡面；但坐在車內的人，至少有一個是他認得的。他的出現就是個威脅，而這點令麥可憤怒得難以言喻。他已經跟老頭達成協議了，也希望這個協議依然算數。麥可依然認為，說話就要算話的。

那是承諾。

那是遊戲規則。

他又看了艾蓮娜最後一眼，然後將兩把裝了滅音器的點四五手槍從藏匿處拿出來。摸起來很冰，拿在手裡很熟悉。他檢查了裡頭裝填的子彈，然後皺眉轉身，離開他心愛的女人。他本來應該脫身了，本來應該自由了。他又再度想到坐在那輛黑車裡的男人。

八天前，他們還是兄弟的。

麥可走到門口，正要出去時，聽到艾蓮娜叫他的名字。他暫停了一會兒，然後放下兩把槍，回到臥室裡。她翻身仰躺，半舉起一隻手。「麥可……」

她微笑說出那個名字，不曉得她是不是在做夢。她又動了一下，掀起一股溫暖的被褥氣味，帶著她的皮膚和清新髮絲的香味。那是家和未來的氣味，承諾著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麥可猶豫了一會兒，回去握住她一隻手，她說，「回床上來。」

他望向廚房，那兩把槍就放在一罐黃色油漆旁邊。她剛剛的聲音是氣音，他知道如果自己離開，她就會再度沉入睡鄉，什麼都不記得。他可以偷偷溜出去，做他擅長的事情。殺了他們很可能會造成幫內結構變化，一定會有其他人取代他們的位置；但或許這個訊息可以讓他達到目的。

也或許不會。

他的目光從艾蓮娜身上移到窗戶。外頭還是同樣黑暗，夜還是一樣深沉。那輛汽車還是在那裡，就像前一夜和更前面一夜。老頭死掉之前，他們不會來對付他，但他們想騷擾他。他們想施壓，而麥可全身每一處都想反抗回去。他緩緩吸了口氣，想著自己想成爲的那個人。艾蓮娜在這裡，就在他身旁，在他們期望共創的世界裡，沒有暴力的容身之處。但他非常講求實際，所以當她與他十指交扣時，他不光是期望而已，還想到了懲罰和嚇阻。一首古老的詩句浮現在他心頭。

黃色樹林裡岔開兩條路……

麥可站在岔路口，一切都歸結到選擇問題。回到床上或拿起槍。待在艾蓮娜身邊或出去外頭的小巷。未來或過去。

艾蓮娜又捏捏他的手。「愛我，寶貝。」她說，那就是他選擇的。

活著戰勝死亡。

人跡較少的那條路。

紐約的黎明帶來一片炙熱。槍藏好了，艾蓮娜還在睡。麥可坐在那邊，雙腳放在窗台上，往下瞪著空蕩的小巷。他們在五點左右離開了，倒車出了巷子，還按了一聲喇叭。如果他們的目的，是吵醒他或嚇他，那麼就完全失敗了。他從三點就下了床，而且感覺好得很。麥可審視著自己的手指，上頭有黃色的油漆斑點。

「你在笑什麼，帥哥？」她的聲音嚇了他一跳，他轉身。艾蓮娜懶洋洋地在床上坐起，把臉上長長的黑髮往後撥。床單滑到她的腰際，麥可雙腳放回地上，有點不好意思看到她看到自己這麼開心。

「只是想到一件事。」他說。

「跟我有關嗎？」

「那當然。」

「騙人。」

她在微笑，依然一臉笑紋。她伸了個懶腰，背部拱起，小小的拳頭發白。「要喝咖啡嗎？」
麥可問。

她往後倒回枕頭上，發出滿足的聲音，然後說，「你真是太棒了。」

「等我一下。」麥可進了廚房，在一個馬克杯裡倒入溫牛奶，然後是咖啡。兩者各半，正是她喜歡的喝法。法式咖啡牛奶。等他回到房裡，他發現她穿上一件他的襯衫，袖子鬆鬆捲起來，露出纖瘦的手臂。他把咖啡遞給她。「做了好夢嗎？」

她點點頭，眼中閃出亮光。「其中一個好像特別真實。」

「是嗎？」

她坐在床上，又發出了同樣滿足的聲音。「總有一天，我會比你早起床。」

麥可坐在床的邊緣，一手放在她的足弓上。「當然了，寶貝。」艾蓮娜習慣晚睡，而麥可又向來很少睡超過五小時。她想比他早起床，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看著她喝咖啡，提醒自己要注意的是種種小事：她喜歡塗透明指甲油，她雙腿很長，她臉頰上的一道小疤是她皮膚上唯一的瑕疵。她的眉毛很黑，眼珠是褐色的，但在某種光線下會呈蜂蜜色。她柔軟又堅強，從各個方面來看都是美女，但麥可最欣賞的不是這點。艾蓮娜可以從各種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得到樂趣：鑽進冰涼床單中的感覺，嚐到新食物的滋味，每回開了門要走出去那一刻的滿心期待。她相信每一刻都比前一刻要更美好。她相信大家都是好人，這讓她成爲慘白世界中的一抹彩色。

她又繼續喝咖啡，麥可正好看到她發現他手上有油漆的那一剎。她皺起眉頭，杯子離嘴。

「你已經開始粉刷了嗎？」

她想裝出生氣的口吻，但是失敗了，等到他聳聳肩表示回答時，自己也忍不住笑開了臉。她一直想像著兩人要一起粉刷——大笑，濺灑著油漆——但是麥可忍不住。「太刺激了，」他說，想著走廊另一頭那個小房間牆上的鮮黃色油漆。他們都說那是第二個臥室，但其實比一個衣櫃間大不了多少。裡頭有一面窗子裝著波浪紋玻璃。午後的陽光會把牆上的黃色照得像黃金般發光。

她放下咖啡，往後靠在光溜溜的牆上。她撐起被單裡的膝蓋，然後說，「回床上來吧。我會幫你做早餐。」

「太遲了。」麥可站起來，回到廚房。他已經在一個小花瓶裡面插了鮮花。水果切好了，果汁也倒好了。他加上新鮮的酥皮麵包，一起放在托盤裡端進臥室。

「在床上吃早餐？」艾蓮娜問。

麥可猶豫著，幾乎不知所措。「母親節快樂，」最後他終於說。

「今天不是……」她暫停一下，然後懂了。

昨天，她跟他說她懷孕了。

十一個星期了。

他們大半個上午都待在床上閱讀、談話，然後麥可陪艾蓮娜走到餐廳，好準備迎接午餐的人潮。她身上一件小小的黑色洋裝，格外襯托出古銅膚色和深色眼珠，穿了高跟鞋的身高是一七〇公分，移動起來像個舞者，優雅極了。而麥可穿著牛仔褲、沉重的靴子、舊T恤，覺得走在她身邊顯得笨拙又粗野。但這副模樣就是艾蓮娜所知道的他：粗野又貧窮的大學中輟生，還一直想設法重返校園。

那是開啓一切的謊言。

他們七個月前在紐約大學附近的一個街角認識。當時麥可打扮得很不起眼，身上帶著傢伙，正在工作，根本不該跟美女搭訕。但一陣風吹走了她的披巾，他出於直覺抓住，還給她時要了個花俏的手勢，連自己都很驚訝。到現在他還是不懂，那種突如其來的輕浮之舉是打哪兒來的，但當時她笑了，然後他問她的名字，她告訴了他。

卡門·艾蓮娜·德波塔。

叫我艾蓮娜吧。

她說時唇邊帶著笑意，眼中閃著火花。他記得她手指乾燥，坦然打量他一眼，還有近似西班牙語的口音。她把一絡亂髮塞到右耳後，露出蠻不在乎的微笑，等著麥可也該報上自己的名字。他差點離開了，但沒有。因為她身上的那種溫暖，完全無所畏懼又無所懷疑。於是，在那個星期二下午的兩點十五分，麥可違反了自己以往所學到的一切規則，把自己的名字告訴她。

是真名。

那條披巾是絲的，輕輕地牽繫起兩個人的人生。接著兩個人去喝咖啡，以及進一步發展，直到情感一發不可收拾，讓他措手不及。於是變成眼前這樣，他愛上了這個女人；而她自以為了解他，但其實並非如此。麥可試圖要改變，但殺人很容易，要退出才困難。

到餐廳的半路上，她牽著他的手。「男生還女生？」

「什麼？」這是一般人會問的尋常問題，但麥可卻愣住了。他停下腳步，經過的路人紛紛繞過去。她頭一歪。

「你希望生個男生還女生？」

她眼中洋溢的那種滿足感，是他只在書裡讀過的；這一刻望著她，感覺一如他們初見之時，

只不過更強烈。空氣中依然充滿電力，帶著同樣的光亮感和明確感。麥可開口時，那些話出自他最心底深處。「你願意嫁給我嗎？」

她大笑。「就這樣？」

「沒錯。」

她一隻手撫著麥可的臉頰，笑容逐漸消隱。「不，麥可。我不要嫁給你。」

「爲什麼？」

「因爲你求婚的理由是錯的。而且因爲我們有時間。」她吻他。「很多時間。」
這一點她錯了。

艾蓮娜是一家高級法國餐廳「帕斯卡」的帶位員。她長得很美，會講三種語言，在她的要求之下，餐廳老闆八天前雇用了麥可當洗碗工。之前麥可跟她說他丟了前一個工作，說他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得趕緊找個差事賺錢，不然學生貸款就還不出來了；但他其實沒有前一個工作，沒有學生貸款，只有在千百個謊言的大海中再加上兩個而已。然而麥可必須守在她身邊，因爲雖然老頭還沒死之前，沒有人敢對他怎麼樣，但艾蓮娜可沒有這層保護。他們有可能爲了高興而殺她。

離餐廳兩個街區外，麥可說，「你告訴家人了嗎？」

「說我懷孕了？」

「對。」

「沒有。」

她的聲音裡帶著情感——憂傷又陰暗。麥可知道艾蓮娜的家人在西班牙，但她很少提到他們，也沒有他們的來信或照片。麥可接到過一次她家人打來的電話，但話筒一交給艾蓮娜，她就

掛斷了；次日，她換了電話號碼。麥可從來不追問她的家人或過去。他們沉默走了幾分鐘，過了一個街區後，她牽起他的手。「吻我，」她說，麥可照辦了。吻完了，艾蓮娜說，「你就是我的家人。」

到了餐廳門前，上方有一小片藍色雨篷提供遮蔭。麥可走得比較前面，所以他看到門上的損壞後，還來得及趕緊轉身，擋住她的視線。但即使背對著門，那個影像仍牢牢印在他心中：碎裂的木頭，白色碎片底下是赤褐色的木質紋理。彈孔集中在頭部高度，四個洞彼此相距不到三吋，麥可想像得出是怎麼造成的。一輛黑色汽車停在人行道邊緣，手槍上裝了滅音器。從艾蓮娜的公寓開車到這裡只要五分多鐘，所以大概是在今天清晨剛過五點時發生的。當時街道上一片空蕩，四下無人。麥可猜想是小口徑手槍，輕而準確。可能是點二二，或是點二五。他靠著門，感覺到襯衫底下的木頭碎片，腦中升起一股冷冷的憤怒。他牽起艾蓮娜的手說，「如果我要你搬離紐約，你願意嗎？」

「我的工作在這裡。我們的生活……」

「要是我們必須離開的話，」他又試了一次，「你會跟我走嗎？」

「這裡是我們的家。我想在這裡養育我們的孩子……」她暫停下來，一臉逐漸明白的表情。「很多人都在紐約生兒育女的……」

她知道他不信任這個城市，而他別開眼睛，因為謊言的負擔變得難以負荷。他可以冒著即將開戰的風險留在這裡；也可以把真相告訴她而失去她。「聽我說，」他說，「我今天會晚到。幫我跟保羅說一聲。」保羅是餐廳老闆。他平常都把車子停在後頭的巷子裡，從後門進餐廳，所以他大概還沒看到店門。

「你不進來了？」

「現在不行。」

「這份工作是我幫你弄到的，麥可。」她聲音中出現難得的一絲怒意。

麥可朝她攤開一隻手掌說，「你的鑰匙可以給我嗎？」

她不高興，把保羅給她的餐廳鑰匙交給他。他打開了餐廳門，幫她扶著門邊。「你要去哪裡？」她問。

她昂著臉，還是很生氣。麥可想碰觸她的臉頰，想說爲了保護她的安全，他願意殺人或被殺，還不惜把整個城市燒掉。「我會回來，」他告訴她。「你待在餐廳就是了。」

「你好神祕。」

「我得去辦點事情。」他回答。「爲了寶寶。」

「真的？」

他一手放在她腹部，想像著這一天可能會出現的很多種暴力收場。「真的。」他說。這是實話。